

甜瓜地

○宋海平

“甜瓜，甜瓜，又甜又脆的甜瓜啦……”小区外街道的拐角处，一位戴着斗笠的大爷站在一辆装满甜瓜的三轮车旁卖力地吆喝着。诱人的瓜香让过往行人停住了脚步，围拢过去。我的思绪也在瓜香中回到30多年前。

那年中考结束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往家赶。一进门，看到三哥在院子里忙碌，他说娘正在甜瓜地里干活。我放下行李往地里走去，远远地看到正在瓜田里劳作的娘，娘正低头摆弄着瓜秧，等我走近才发现我。

娘高兴地一边擦眼泪一边拉着我往瓜棚走去。几根木头、几片篷布搭建的瓜棚立在甜瓜地中间，一张旧木床上铺着竹席，旁边堆放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甜瓜。娘挑出两个比较大的甜瓜，用手擦了又擦，递到我面前说：“吃吧，解解渴。这些都是不成器、长不大的瓜，扔掉怪可惜的，咱自己渴的时候吃。”

娘的眼睛看起来有些浑浊，一层土附在她那张有些皱纹的脸上，腰身也佝偻起来，看起来又苍老消瘦了许多。我不敢再多看她一眼，感觉嗓子里像堵着一团棉花，嘴里嚼着甜瓜却怎么也咽不下去，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

这一亩（1亩约合666.67平方米）多甜瓜寄托了父母那一年所有的希望。父母起早贪黑地在瓜田里侍弄着，从播种、育苗、浇水、施肥到打杈、压秧等，这一系列的管理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。

一天，我和娘正在地里看瓜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走过来。她站在田地旁望着满地的甜瓜，又看看我们，欲言又止。娘看到后，过去问她是不是渴了，老人点了点头。母亲弯腰摘了两个甜瓜递了过

去，老人伸出一根指头，表示一个甜瓜就够。娘笑着把两个甜瓜都塞进她的怀里，老人笑盈盈地冲娘躬了躬身。

老人走后，我埋怨娘：“瓜棚里不是有被虫子咬过的瓜吗？你为啥给她摘那么好的甜瓜？咱都舍不得吃一个好瓜，还给她两个？”娘说：“那是咱邻村的一个老寡妇，又聋又哑，无儿无女，很可怜。”听完，我便没再说什么。

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天地间像一个大蒸笼，人们挥汗如雨。摘瓜这几天，父母一刻也不闲着。天刚亮，父母便把成熟的甜瓜摘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排在铺满秧草的瓜篓里。父亲把两篓重重的甜瓜绑在自行车后座的两个支架上，然后把沾满泥土的裤腿挽起，跨上车子，驶向远方。

太阳落山时，爹回来了，两个瓜篓的瓜被卖完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圆滚滚的装满麦子的袋子。爹边用毛巾擦汗边说，他转悠了几个村庄，大家都说我们家的甜瓜皮薄、汁水多，好吃。爹还说，他喊得嗓子直冒烟，饿得头晕眼花，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。

爹和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他们普通得像一粒尘埃，勤奋耐劳的精神和辛勤忙碌的品质贯穿他们一生，他们与土地同呼吸共命运，过着朴实的生活。

那年农历八月初一早晨，娘突发脑出血，在医院昏迷了八天八夜，尽管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她，但她还是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去年春天，耄耋之年的父亲也离开了我们。没有了爹娘，我回老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那片种甜瓜的土地我再也没去过。

如今，听着一声声的甜瓜叫卖声，不知不觉，我泪已成行。

姥爷的自行车

○吕博

不惑之年的我，常常在梦里回到童年。梦中，满头银发的姥爷摇摇摆摆地骑着一辆黑色的老式自行车，我坐在固定于车梁的简易木座椅上，咯咯地笑着，笑声在我耳边萦绕，醒来时却已潸然泪下。

姥爷去世后，我依然骑着这辆自行车。我用毛巾将它擦了又擦，它的轮胎胎面都已磨平，铃铛上的光亮已经暗淡，锈斑像旧雨布一样在车大梁上披着，可我还是把车圈擦出不少亮光来。我站在它跟前，等待着姥爷的那一声呼唤：“上车，去兜风喽。”

姥爷去世已有六年。他的老家在阳谷县李台镇东孟楼村，不管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冬，他都会用这辆自行车载着我，车上挂着新鲜的苹果、油亮亮的蜜三刀、香气诱人的烧鸡，去看他的父亲。姥爷十几岁离家参军，后在县城就业安家，和父母亲聚少离多。姥爷的母亲去世早，他的父亲已经习惯和他大哥一起生活。但姥爷挂念老姥爷，经常回老家看望，风雨无阻。

老姥爷的院里有一棵老榆树，姥爷每次回到老家，总是把车子停靠在树旁，而后把带的吃食给老姥爷搁置妥当，再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用手帕包好，递到老姥爷手里。父子俩没有太多言语，两双手却总是握上好一会儿才肯松开。每次返程，我总能听到姥爷的呼吸沉沉的，

甚至有些哽咽。

老姥爷96岁那年冬天，突然记不清人和事了，姥爷急忙把老姥爷接到城里。在那个漫长的冬季，他每日在家中给老姥爷喂饭、洗脚、理发、穿衣、按摩，事无巨细。那辆自行车闲置了整个冬天。

春暖花开时节，老姥爷奇迹般恢复了神智，他欢喜地对看望他的人说：“前段有个好人，天天伺候我，对俺可真好。”听了这话，姥爷笑了，他看着老姥爷，仿佛是疼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。

姥爷骑着这辆自行车，陪我度过了小学时光，小学毕业后，我每天骑这辆自行车上初中。时光荏苒，我骑车越来越熟练，姥爷的腿却因糖尿病越发肿胀，已无法再骑这辆自行车了。高中时，有一次团体活动，我骑着自行车和同学一起出去，返程时，车轮轧上小石子，我从车子上摔了下来。回到家后，姥爷看到我膝盖上的血迹和额头上的淤青，慌乱地给我清洗消毒，他自责地说：“要是我还能用车带你，该有多好！”多年后，我为人母时，才知道这句话饱含了很多无奈和深情。

前几日，我骑着这辆自行车，重新去了姥爷曾带我去过的地方。我知道，姥爷永远不会再骑这辆车子了，但我会骑着它，在温暖的人间继续跋涉，就像我心中的思念，永不停歇。

从连绵沙丘到天然氧吧

○梅尔

林木挺拔的身姿、林下茂盛的艾草、桑葚子淡淡的甜味……站在马西林场，我感到深深地震撼。马西林场的前身为国营王奉苗圃，这个天然氧吧，几十年前却是一片荒漠。

黄河在聊城经历六次改道，在莘县就有四次，造成30余万亩（1亩约合666.67平方米）的荒漠，相当于莘县面积的14.46%。那时的莘县人大多生活在黄沙漫漫、寸草不生的黄河故道，一阵风沙就会将即将成熟的庄稼连根拔起，连同水渠一起掩埋在黄沙下，生活苦不堪言。

沙，不得不治。之后，人们认识到只有栽好树才能种好苗，便开始造林，连绵的沙丘在种粮造林中慢慢蜕变，直至变成一片绿茵，马西林场应运而生。如今的马西林场位于莘县西北部，纵跨大王寨镇、王奉镇和张鲁回族镇，南北长约6公里，东西宽1.2公里，森林覆盖率93.4%，这是一片充满希望、满载丰收的土地。

这里还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，无论是宋任穷还是孔繁森，他们的血脉里都流淌着鲁西人特有的品质——不屈不挠、吃苦耐劳。虽相距几十年，但两个人都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过信

念，抛洒过热血。

宋任穷带领冀鲁豫根据地的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，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。孔繁森曾两度进藏，不幸罹难，魂归阿里。

宋任穷和孔繁森，这两个人原本没什么交集，可在莘县这片土地上，都留下了他们奋战的足迹，还有他们无私奉献的故事。

宋任穷和孔繁森两人的光辉事迹值得我们颂扬，鲁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更值得我们颂扬。站在马西林场的毛白杨树下，回想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往事，我忍不住感慨万千。

经过三代人多年的守望，马西林场成片的林带已经屹立于苍穹之下。行走在马西林场，我不仅听到了红色故事，看到了林业人防风治沙的身影，同时也在林场看到了将生活的希望种植在沙土地上的农民，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，马西林场才从黄沙漫漫的不毛之地成为今天的天然氧吧。

从缺氧的青藏高原到达马西林场，唯一能表达对这片土地敬畏之心的方式就是大口地呼吸，深呼吸，让负氧离子沁入人心脾，使五脏六腑都得到彻底放松。

